

悠悠岁月

为有警营多芳华

文/季麓强

藏蓝的青春,灼灼其华,警营生活,不能忘却我的警察兄弟。

兄弟大名刘芳华,至今仍是茅山脚下一位普通的山区民警。初识芳华的那一天,是在20多年前,那个薄雾的清晨,我和十几名从各地警校毕业的同龄人回金坛公安局报到,同去报到的还有一些公安局从社会招聘的新警。报到那天,大家都特意换上了崭新制服,来自不同的地区,同来报到的新民警极少数相互认识,但很快大家就在报到的间隙相互认识了,而且每个人都热情高涨,相互

谈笑风生,我和芳华很快就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。没有空调的夏日,助燃了急切想参加工作的热情。

报到结束,芳华和我也都被分配到全县最边远的两家派出所。好在当时的小城并不大,我们很快找到了中巴车站。车子开出城之后,便一路摇晃,车行近两个小时,我们各自到了目的地,走上工作岗位,从此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

芳华工作的派出所和我相邻,直线路途不算远,但是交通不便,

偶然有次办案经过,展现在面前的是道路泥泞、杂草丛生的山村面貌,派出所没有空调设备,交通工具是一辆接近报废的军吉普,除非大案急需,一般情况舍不得用,民警下乡主要还是靠自行车或摩托车。通讯主要靠对讲机和传呼机。伙食费大伙集资,而且没有配备专职炊事员,吃饭都是自己做。

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,面对如此的环境,虽然和当初热血青年的从警心愿相差甚远,但芳华心里没有私毫怨言,信奉着“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”的精神,在老所长

的带领下,积极投身到火热的基层治安工作中去。

“凌晨零点的门铃响起,那常是他归家的时间。”芳华的妻子曾这样说过。这点我是确信的。我的岗位和芳华相近似,都曾是一名乡村的民警,工作地点位于茅山脚下,三面环山,也是金坛最艰苦的地区之一。芳华所在的片区更是繁忙,长年驻所,白天要处理案件、纠纷,调查走访群众,核对户口,登记暂住人口私房出租户,晚上还要巡线设卡,处理警情。过年也难得有机会回家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吃饭,更不用说像城里年轻人一样娱乐玩耍。偶尔回家,大多也是在办案正好经过或者是设卡到半夜,第二天天刚亮,就又驾摩托车钻进深山不见人了。

时间都去哪儿了?青春的芳

华总在不知不觉就过去了,芳华一直没有调动工作,成了一名地道的老村警,他已习惯了没有自己的生日,没有家人的陪伴,习惯了值班的春节。家,更多时候是每天奔波在山里,热烈而期待的精神港湾。润物无声的辛勤工作,历经韶华的山村守护,将生活的寂寞独自饮尽,将鱼水情深的感情吟颂成横刀战歌般的豪情。

二十余年的山区坚守,是什么力量支撑?其实芳华心里最明白,要让山里群众财产安全,生活平稳,执着坚守才是平安保证。节日值班,交通困难,无论酷暑还是严冬,多少个夜晚,别人沉浸在温馨的梦想里,有谁会想到,还有一人在默默为山民巡逻守护。我们常说的淡泊名利,甘于奉献,这种历经天华的光景,不是奉献又是什么?

三等奖征文(两篇)

厉害了,我的国

朱林中学八(3)班 李成嘉

又是一个下雪的季节了,零下七八度的气温,令人听而生畏。我来到窗口眺望远方,玻璃披上了一层冰花,窗外一片模糊。房中暖气空调正努力释放自己的力量,我没有感到一丝寒意,好像外面下的真就只是鹅毛。

时间就是这么快,像“针尖上一滴水,滴入大海”,我还来不及看一看那滴水有多大,它便消失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。然而这滴水汇聚了无穷的力量,滴水而下,便又迸溅出无数的水滴,每一滴,都含有岁月的重量。

生活越来越美好,世界越来越美丽。这些都见证在我的家乡——金坛。

最深的记忆莫过于以前上幼儿园的时候,一家人都住在瓷

厂,那边环境是:砖瓦遍地是、黄沙漫天浮,没有一点生气和可爱之处。父母日夜辛劳,每天额头“爬”满汗,手中“卧”满茧,却也只能拿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。逢下雨天,屋顶还会漏水。这种生活其实已经算好了,那时的我,喜欢听爷爷奶奶讲他们从前的生活故事,他们的生活又是何等的艰辛啊!爷爷说改革开放前,农村还是人民公社,倘若有人私贩点东西,就会被批判是走“资本主义道路”而抓起来,等待进一步发落。农民们每天集体去地里劳作。幸运的是,他们的农村公社的生产队长还是有点“贤明”,组织大家搞好生产,至少不会出现饿到两眼冒金花的程度……

从前那些光秃秃的土地,如

今林立起了无数高楼大厦,矗立起了一片片希望!

现在,我身处这座高层建筑中——这是我现在家(我们一家应算是金坛“移民”吧),外面即使下着鹅毛大雪,大街上依旧车水马龙,行人络绎不绝。街道上,人们都穿着时尚的服装,信步在“风雪”中;道旁绿树成行,长干弱枝,如若不是这大雪。还能叫人看见那翠叶积叠。路外,高矮不一的楼房鳞次栉比,天线交织如同蛛网一样,房区中,更有遗留的羊肠小路,大雪之下,分不清哪些是石板路?哪些又是柏油路?这样现代兼旧式的小镇让人看得,只会觉得它越来越可爱了。

我很幸运,生在中国;我很高兴,我是一位金坛人;我更骄傲,因为祖国正往繁荣强盛的路上一路狂飙。望着五星红旗,我大声呐喊出自己的心声:“厉害了,我的国!”

指导老师:高俊红

杂质,几片浮云被它当成棉絮,全身擦了个遍。云似乎挺乐意,不急不缓地拂拭。湖水借秋风的手,把自己抹蓝,让阳光在脸颊洒了些金闪闪的亮粉,纯美至极。远处,一个白点优雅地滑翔而来,是一只白鹭,蓝天与澄湖就被撕开,又迅速融合。

“爸爸,天怎么这样美?以前是灰蒙蒙的。”我惊诧于这片纯粹的蓝。父亲意味深长地说:“改革开放四十年,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人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,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,正如你所说,天空灰蒙蒙的。而党的十八大以来,国家高度重视自然环境的修复与保护,打响了对环境保卫的攻坚战,大力治理大气、水资源等,才有了今天的美景,才有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……”

烟花骤停,思绪戛然而止。夜空中,只剩下一颗摇曳着微光的星,凝视着这座城市的生长。

指导老师:马云

岁月流歌

天荒湖(外一首)

文/刘智永

一滴湖水
把董永故里的传说
收入囊中
天女曾经沐浴的瑶池
七仙女与董永的私语
在千秋湖畔中尘封

一洼湖水
芦苇荡荡
小红妈
舍子救陈毅元帅的义举

歌声嘹亮
风生水起的演绎
天荒湖水的绝唱

一勺湖水
盛满蓝天白云
鱼儿飞翔天际
鸟儿潜水畅游
碧波荡漾的靡页
写满锦绣诗行

雾 霾

文/晓柳

杀鸡取蛋的刀客
把青山老人打劫的遍体鳞伤
凌辱的身躯
披着破烂不堪的衣裳

白鹭的眼泪
流入污垢的池塘

诉不尽对故乡的离殇

太阳被蒙住了眼睛
看不清前面的风光
江海紧皱的眉纹
写满渔家人的悲怆

生 长

华罗庚实验学校八(5) 徐子轩

“砰”巨大的爆炸声把我的目光拽向窗外。烟花腾腾上升,到了一定高度,又突然笑成一朵花,五彩的火光朝四周扩散。黑夜瞬间点亮,前方在建的大楼还在生长。

晌午,轿车载着全家去爷爷家吃饭。向南行至第二个红绿灯时,左侧的高楼异常醒目。它们着深棕色的外衣,骄傲地伫立着。那些在建的,披着绿网,如雨后天笋,一节一节向上拔,争抢着拥抱蓝天。父亲说,前方将建成金坛最高的大楼。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直插云霄的巨人,任阳光在他丰硕饱满的肌肉上攀爬,像一尊守护神。

奶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,通红的盐水虾、嫩绿的莴苣丝、饱满多汁的烧鸡……琳琅满目地摆了一大桌。“儿子,多吃肉,正长身体呢,爸爸小时候想吃都吃不到。”父亲夹了三片牛肉,牛肉清晰的纹理将记忆的河流缓缓流淌。“还肉的,都是自家地里的菜干炒炒,油都少得可怜。”伯父也感慨地说。“吃饱就不错喽,我们小时候饭都没有得吃,大家抢着挖野菜,很多人营养不良,还有人饿死。”

奶奶说着说着,我的碗里已经堆满了菜。

“现在好了,都长大了。看宝宝长高了,金坛也更高,更大了。”爷爷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,双眸放出异样的光芒。

改革开放前,金坛就一条街。街是思古街,由河自西向东。说是街,不过是条巷,宽不足三米,由青石板铺成,向东门外延伸。街的两边是木质房屋,房屋有伸向街心的飞檐与吊脚。狭窄的巷曲折幽长,一样光滑的青石板,如今,青石板已不知去向,带走的还有金坛的记忆。宽阔的黑色柏油路面,高耸的大楼,炫目的霓虹灯,川流不息的车辆,金坛日新月异,现代都市气息封存了历史。

午饭后,太阳慷慨地将满身的金光抖落,一切生机勃勃。为了不负这大好时光,父亲带着我和表弟游玩钱资湖公园。湖边,各色帐篷东一顶西一顶地落在绿色坡地上,三五成群的人南一簇北一簇说着、笑着、跑着。湖岸,大小不一的石头落了一大片。经不住湖水轻柔地抚摸,临水的石头哗哗地欢笑。天蓝得出奇,没有一丝



红 绡

陈婷作品

圆和杯
改革开放40周年
中学生征文大赛
主办单位:金坛区政府 承办单位:金坛区文联
咨询电话:4009779230